

卷之三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宋廩父墓誌銘

宋駒字廩父自宣獻公微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
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
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
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
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
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

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閣者昭灼破竹迎判
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
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
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
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
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
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二月巳
未夫人黃氏子永孫壻任獻可卽山陰縣承務鄉
之陳塢塋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

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
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
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遺學
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
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
學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
尚君之似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
縣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
二日年六十六三年正月辛酉祔於臨海西溪東
奧山君在南康屢縛巨寇不自言叻監司異之名
繇此起惠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狴中日引出與
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
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
也特練吏術得其隱姦如欵司善出入人罪宜同
推吏厚給祿胥徒貲產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

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
龔氏閭閻素嚴戶外絕行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
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然一榻終死無姬媵
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姜齊姓也淄齊郡
也田常旣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千餘年不再見
繇稱有媯之後將育於姜竟奪而王之豈師尚父
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爲右贊善
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最高弟遵被遇天聖中至樞
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後葉

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繇漢陽徙淄川再為甲
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
唐姜暮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
徙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
範子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任范文
正公備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
顏子筠通判全州是為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
樂書百卷終廣東運副君父誥以呂丞相願浩世
姻許秦檜遲於吳十四年高宗既歎其屈而孝宗

尤器其材遂擢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
承德宜其世家身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
邵武軍本規矩服憲令治行甚脩余嘗為寮知其
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
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
無得而稱焉而二惠樂高以亢沒恭非庇其宗者
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使之哉君與父祖
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相接皆有稱述
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仁可以益大

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縣患難漂
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海島嶼
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爲齊之姜
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曰
邾監沙市鎮曰邾曰鄒皆先卒曰鄒今爲承
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鉤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
判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霆曰安祖和祖彌久充實
彌壯仁實彌遜智實夢實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
陳洞將仕郎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子孫未嘗
離樞密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牧邁善與
家宜勵我清苦志絕彼驕吝疵素風落朱榮旅葬
台之湄長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並稱者得陳君耆卿
旣叙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
未聞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
君俛而不肯久乃言曰吾胄出太丘長實從婺徙

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
傳數十世吾父諱曷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
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
易惑難統衆所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
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
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
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
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而上也其教人之功用
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強銳者抑畫者進時吾亦

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
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粹而親賓疑其有餘也
左腕乳祿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
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
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
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二而以
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粹尤甚於
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
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

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
獨立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
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
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
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
期而吾無以地上爲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父開
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
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
也子儻有意乎余旣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

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尙其德矣不獨以文稱
也叔明旣亾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
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昔司馬遷班
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
蓋叔明葬以巳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
十二月庚申壻曰何革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
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冢居間吁嗟叔
明手栽檜杉印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

孔鸞其文爛爛永也不刊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藥被野
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
言達父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
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
疾苦田里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
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
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棼割蠹職務大起

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
究微或言性孤潔絲餽縷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
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
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
中然達父老退食閑居隱几噓嗒驗學有常業講
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寃爲急詰姦無枝葉
之濫得情無鈎距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所爲
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
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

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扉則舟楫具芟舍備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厚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鬻食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大理達父曰囚筆楷着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

狀韓侂胄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買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旣連黜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山曰

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楊州
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
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
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窖無積
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一
比余始授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枯落歲糜月累然
後羸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
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
妣遭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

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繇乎進學必
依癯儒羸羸適口而膏粱疎毳褐附身則綺紈贅
矣諸子敬奉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
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
曰
以爲道耶旣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
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
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尙
其素風梧桐之側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
尚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
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
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
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
兄弟順之隣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
嚴慕其廣而遵其儉久而卿大夫國人又皆允之
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

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
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
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
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
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
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
銘曰
人乎觀復永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天乎觀復豈
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銘乎炯厥幽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興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
 尤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
 文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
 趣諸子敬事畸繇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
 學宏詞著作郎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
 一旦繫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為吳
 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
 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求則

威整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
 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祖杲雄於東陽君既以學
 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儔經彙史豪俗
 痛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嚴
 事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理其家相與終身
 不失尺寸淳熙大荒札匝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
 廩無留陳補歛縣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
 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
 逋負縲於縣廡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驩呼

聽命攝大治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局
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亾匿今又十年
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奈何其長
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祿買地孤山下將遂
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徧視
曰珍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
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宗氏子敬子魯
子壻陳黻陳桂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興
慶嘉慶君之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
厚於傅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遊意有不
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
匆匆飯數已徑去問其所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
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
漁新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案
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歛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

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
芒屨夜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
卒攝衰復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
寅葬日也繁昌鄉戴奧墓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
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強者怨謗近而易感
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
高洵曦曾舜文及祖秉器關市調直銖龠必平不
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
無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

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
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族祖屋無子以木
弟括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
括亟歸屋驚泣曰彼讎也委吾財於壑焉用盡立
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屋竟自費之十一付其讎
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歎曰託孤
幼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請弟
栩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丘能
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卽以券還丘

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省食羹形色千乘好名
 之論夫始不以一戡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
 蘇子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為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
 勘雖殺人為之也王公不能答噫彼固公卿之簞
 食豆羹歟若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
 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栝栩女
 嫁內舍生毛仁厚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
 老冲老孫女二銘曰

始繇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
 林何必高岡棣華連理伯季同藏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
 重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
 富婦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為婚者之常也趙
 氏家及中外昔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
 倚為重而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
 且千里其室處市儻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

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字女育
突然成長我未有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
趙氏忘其爲貴宗室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桑而
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嫂偶坐無忤色疏翁族
姆却立無惰容葵精瓠菹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
邂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勤勞客驚喜留連不
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
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
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者能敬夫何

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厚公
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繇父池州而
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太常
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壻監嚴州比較務
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衙女寺簿姑也校書有
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
幼而英發池州獨竒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
用克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
大其門蓋收歛損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

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靡豆曰夫奚
悲噫艱爾思曰子奚肯噫教之永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

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璿祖敏昭父敦化
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監錄本坐敗教
晝夜讀數日畧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
學時尚踵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

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
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槩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
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遷國
子錄勅令所刪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爲孝宗陳中
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遽
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
足道宜如聖諭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
極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執政孝宗尋內禪公
卽求補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

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据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侄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恟恐安撫使王藺奉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侄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興

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纔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去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舛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

久耐實褒禮者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
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
襄陽前帥李奕後帥皇甫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
事擾虜縱亾命劫界外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
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浮客無所仰耕又糴
米隨郢州歲惡至欄米搜糴民食頓竭繇是七州
民無強弱相扇爲盜縱橫入虜地復歸自寇商販
路絕泐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鎮屯田莊府東
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將遂出師

公謂侂胄復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豐儲實邊教而
後戰古人成筭旣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蓋
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羣盜剽奪行之豈得
以敗亾爲戲乎旣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
求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
諭指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邊司
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
令初敗支池河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
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

兵如此在襄陽也度虜必至至則襄為兵衝襄人
汲於漢冬涸掬泥而飲公陂北城為地道溝江貯
之三百尺菱芻藁稗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
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
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
光黃土兵効用成五關募守安州三關三關者魏
將元英所攻常獻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
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解去襄城米未
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

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
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為棧渡江矣
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日置
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上豪趙觀覆之中流人馬
溺死甚眾餘兵皆反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
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侂胄言州無
援師偽為慟哭可憐者侂胄不其也怒襄陽
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
魏友諒輒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

不窺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佞胄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洫中流晏然佞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官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觀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縝嫁建康府戶部贍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願彭澤簿巽新漢陽簿履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而公獨先見李奕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陽獲全功又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

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
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
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
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
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
三抑盛怒不許旣而公爲抑代遽奏罷之抑慙恨
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吳琚檢校公在時錢物
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爲讒因佐佑其
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
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讒人
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者固素定也人
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糴二州祭祠至今不絕
人不素定乎琚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
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人謂舜
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曰
選悞遲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開
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闕口覆波
若電開禧挑敵最爲先見輦粟萬倉卒全兩邦虜

不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劇零功碎績
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
淫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
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
稱曰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旅於分域之外抗
而爲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樸於文衆
矣及其華於質鮮焉若夫屢變有司之法益薄而

知自厚又加鮮焉况於羣千萬人而進而求其一
二之能止者殆將絕矣君之所稱應是四目平生
著書甚工然每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
競於時也揣摩世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解
惟恐以聰察矜於物也譽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
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
游而久也無悲愁愠忿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
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行無不然者嘉定七
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世爲永嘉人曾祖

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於孝義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繇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趨寬額可乎先王擇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辯論皆屬司馬於成德達材何速也今縻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埴豐城簿止善靖安尉銘曰埴之友沈佃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其信然以君之賢宜有後哉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繇建從台爲黃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

九心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孩孺迎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
則謝醫不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惰人頗
笑之君曰古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
孫足矣何以多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
月卒年六十七九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
劉氏子曰成大方大壻曰項附實余師禹余夷甫
周冕夫儒而匿於醫可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
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
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奚報之求雖然克其道
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銘曰
留耕之間有伉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墳人心如
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永之休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檝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秦
司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
時吳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
後其親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
余爲夫人表於墓余曰史有狀壤有銘具矣復欲

何所道且必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得大罪於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縈湖上一綫之峽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地危其親罪一也曦盜蜀無假南士不亟東下益西寄拏議使者坐縱口罵曦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萬何不給而重

歛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怒題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母已無益毛氏祭之祭繇是闕焉罪三也旣失仕耕廬山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山巔可休水篋可息今不及游矣剖一蘋魁剝一豆筴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不獲其上謗鬱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

漫而吾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
謂君前事幸未至陷胸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
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銘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溫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
爲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
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
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
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

氏也夫人旣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
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
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
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
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管理其
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
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
爲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
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

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繇他道衣食幸
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
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累我也
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
受怜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
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之家者繇夫人見
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
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
等不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

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
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亾益也間獨歎
曰吾雖忍死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
夫人臥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旣
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
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
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
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
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天乎痛哉是所以照

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於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塋某號泣而請於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殆不克施天地不可愬夫人不得壽而抱永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

某之不孝且不肖也尙何言哉今起殯屋以從幽兆則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

敢畧序始末培名於墓隅

水心文集卷二十五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
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繇王始追封
懷王謚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謚恭
憲父士圃為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天寧
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京者一潭州者皆

食其祿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
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之封
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
青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
國曹夫人更負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
滅賊見吾父耶聞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
執三年喪如成人禮轉徙浙東閩之建上與其賢
士游求書手自寫讀書夜學不去曹夫人間止公
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

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
金華知縣懦不事公爲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爲
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
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禮公械治之
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逆遣吏別市
軍須物人初疑之旣而上司果配買諸縣獨金華
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而始過正稅公誠
言于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利去
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別之者卒相怨

而永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
應舉赴集必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清時靖州守
貳交劾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
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
曰此守倅不足爾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
荷繫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
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
悲夫人勸善云劉琪預政事舊知公欲用爲寺監
丞公辭曰毋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爾劉公歎

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斂去苛
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溫湯先
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相爲利公罷不用民以
寬省嗇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民夏租
之半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
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糴和糴軍糧使民中米
易以鹽吏爲姦而鹽不可得公令鬻鹽糴旁郡開
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抱石以愬也
在開三年民絕鬪毆夜不閉戶治唐韋處厚盛山

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爲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邊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旣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佑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攝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廼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而民餓死矣卽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安南溪等爲糴

既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自糴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祠下籠石蛇瀾江爲巨堰吏盜傭而堰不足以待水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手永作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爲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吝糴邑民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黥盜米者十餘人他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憫惻嚴信州縣推心奉承民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羗奴兒結反知州事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餉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公曰蜀饑未能自哺不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而益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爲業一日盜寶塞

良馬十一疋鬻於官守將不與直故叛黎推官旣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使還公攝事三日吐蕃首酋夢東畜列數千人越大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震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戒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兵五百人戍邛州爲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獲一吐蕃者賞十緡殺獲者賞二緡於是邛部川首領崖機會黎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夢東畜列之首來獻盡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時熟戶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竝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

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朗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使曰承受奏請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虜李侂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玉津園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歡動虜益畏服時旣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學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千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焉歲大旱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卽

九心文集 卷二十六
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
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于御座
之右上爲悚然興可之上旣喜公言切詔通進司
凡公實封文字其亟進入公自爲小官有聞見或
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
川復置宣撫司援唐以蘭陵公主園賞諫者請賞
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朴不
宜棟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爲殿前副都指揮
使皆人所難疏藁百餘篇多者至萬餘言或從或
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前爲壽上令公滿
酌飲之醕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
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
打球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
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
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爾知之不能行是無勇
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卑樸
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
客客亦不知爲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盡室

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蠶有

毒狼子野心蓋指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郎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行司主管機宜文字善卞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

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
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讜汝訓國子進士汝
誥汝詒汝詠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潘自
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編他
文未次第永州時爲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石楚
蜀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
某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
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
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
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羣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
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
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
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
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
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
天不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

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奮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疎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述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輒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

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奈何宰相聞之予若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

九心文集 卷二十六
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草
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
保榮利亦不願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
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
德謙賻舉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
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旣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
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
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
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居幼自知學年
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旣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
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蚤成後生慕從常百餘
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其薦第有名多君門
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取士爾
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
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是乎告
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
爲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
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持奏者

有不喜曰少戇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
州祁陽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
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
是官投明坐鑪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
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
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為善
再娶劉氏竝贈孺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為朝散
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
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廸功郎台州天台縣主

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為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
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買丁田供粥糜而已而
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
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
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已之服
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
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殯姑老
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為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
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

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
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某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張公行

狀

公姓張氏諱秀樗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
學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
勅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
皇子鎮明州選爲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
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

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倣古以便今用刑甚
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累
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誚之提刑怒深
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
竟罷起知南劔猶坐前謾不行知沅州徭人屢入
城邑關通博買無忌至濫惡抵負而睚眦讐劫之
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
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視訖事各還剽奪衰止
公言都巡防與徭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以責

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
風漂雨滂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石備樓櫓以明
永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甲可喜而向
於學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薦公宜留本
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就外得
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林巖
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一
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
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

存着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決
遷之易守禦使儲積人心旣固可以牽制可以進
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旣而與商廷昌兩
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
也暨田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
中分之官私厭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謀報虜
主祈太清宮且窺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
公不爲動但遣承局趣取子舍遠近安之亾者復
還就知和州公之在光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

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敖貯米如令軍校死必募善弓馬事藝補之光有司馬公祠薙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昉故跡剗車蒺藜火藥傳鏃右轅左蓐嗅地望塵廢關遺隘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旣將遠討而疑公爲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冲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旣視瞻炯然家人抃叫曰起疾矣

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國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人潘氏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舶司幹官先卒曰喜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炳從事郎歐寧縣丞曰燿迪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燁承奉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迪功郎泉州錄叅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垠曰墉方以公致仕官之曰堽曰堽曰圯登仕郎曰墳曰堪曰圻曰塏曰垝曰坡曰增曰

填曰塊孫女嫁承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郎鮑密
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
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
言州縣受納盤量常欲今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
額必以一年最高比較彼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
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今姑令見役保正長
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又請內外官
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已言者寧複
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也至言陛
下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
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淮爾何
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
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
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翊孝宗終不肯取
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連擠於
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
事二子旣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臥起
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

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日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旣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溺而能退遜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耿然童子周旋四方而

感勵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寡士救民之疾苦如饑渴行惠利之政如欲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九心文集 卷二十一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天子特賜之謚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旣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繇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

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尚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黃端明謚節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爲其大者而已及觀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爲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言苟笑人以爲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餘矣益謹敬不頽墮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事虜果以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卽發喪決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比虜退家

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修好且
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不足
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
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
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
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甦寢
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
問無以盡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
議論如此夫俊豪跌宕畧於繩檢之外者豈非

其自善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
忘大讐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
懦無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
則公之於治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
謂能識其大矣狀又言公爲普安教授時不與內
知龍大淵坐爲國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
宰相率達官書佛經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
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敬淡而久收死
卹孤賑貧繼絕蓋公旣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

小者宜不失乎斤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耄艾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焉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

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
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
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塹雖僅免顛沛而曾
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
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
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
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
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
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鳴
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
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
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
謂公爲畧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
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
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
謂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
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
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

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國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

其意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衍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聞善之意而疑已以不明自欺也有爲高之心而畏已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徇乎道自欺也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榘題棟楹蔚然千章被冒洞谷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旣出之行旣實之久且不倦我則畢之鷄鳴必旦鶴鳴必雨其象則然孰敢余侮婦

人之貞抱節空闔守妄求真匪誠惟欺咨爾弟昆
敬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
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
耶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困性因物迷心與
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趣有爲勿墮空寂是
固無存執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夷甚

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

怙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
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
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爲銘銘曰

地稱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
文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
昭然垂憲未知之也役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

益既知之也博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力熟則變黜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夸羨故始終俱有考窮達皆可願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睦山之下尚啓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獻可爲其友周慤求銘省齋凡五年始克銘之銘曰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我言已遲相彼四體惻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爲昏迷苟非忠信奚以學爲震霆洪鍾有待而發綿綿增陰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沒專已忘人人道幾絕推已盡人已則多闕斧柯可用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邛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銘曰人之晞聖資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

富我年孔當捨彼雋轍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
外假至於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
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
何憂何懼旣見其易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爲
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遐邇式昭亶亶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旣至齋以代齊血氣役
身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惰懷我良朋天與
至淳未壯已修旣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
監歷歷可慕可愕勤於爲善澹乎有餘外利紛紛
愈遠愈疎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
獲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阡雙蓮銘

物之竝榮示美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
壺其飯同盂其衣複單樵桁不殊自其高曾以及
後裔一本同生疎戚曷計有蔚松阡菡萏聯祥一
二未已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垂
祉福大來

鍾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含
生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
以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祇
畏敢爲獨行庶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
臂膝不利詘伸悼沉痺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顧

虞陰譴有暴天行從仕垂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
之節况方勤於朴斲曾罔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
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
羣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於微誠盡蠲除
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
揮攘何害誓堅晚節以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恭負心未報謂赴无後
之愆尤敢再罄於彼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

鍾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含
生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
以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祇
畏敢爲獨行庶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
臂膝不利詘伸悼沉痺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顧

虞陰譴有暴天行從仕垂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
之節况方勤於朴斲曾罔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
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
羣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於微誠盡蠲除
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
揮攘何害誓堅晚節以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恭負心未報謂逃死後
之愆尤敢再罄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

臣某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以窮祈
求無術賴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
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龐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
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悃誠已分存沒重哀旣往之
魂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爲無窮之大禍
過如可贖何私燾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
罰

同前

釁深喪考莫伸冤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
恨收哭踊以自遡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切秉
彝覆燾嚴訓冀粗供其子職庶少款於天年夫何
朝露之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繇孝行之虧
違厚地難容願形骸之隕墜神靈何往追慕疇依
又念當痛革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醮謝具
準科文排歷九關艱難萬死推此內哀之瀆敢干
清禁之嚴庶幾昭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
之慈無施於亾考而凡筵之奉期冀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教許追亾尚有自投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細大可考豈不酬償於晚節胡爲殞落於中年遺骨空存先靈何往恍尋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儻舊宇安棲乞長爲孤露之託如煩寃上訴幸曲垂矜度之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臣等精蘄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亾子在徒想音容祝孝嘏慈豈逃影響伏念臣妣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覬於超升乞下招其離散獲留家宇長奉昏晨詔許降衷便肉旣枯之骨恩垂復性益歆未泯之魂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令人高氏幻身雖謝靈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感格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乘化橋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

水心文集 卷二十六
何嘗再三之覩烝嘗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高氏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悵戀宜一真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有慈陳梵設虔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羣品彌滿覆載函蓋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憐擁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勝摧踴顛越之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范侯夢寐猶通德蔭所專威靈甚廣積有傾扶之陋未加修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突兀山林之上丹漆旣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臥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遍禱隨請輒應多稼常豐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

片瓦雖知舉事之難粒米兼金盡報已施之澤佇
成大厦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根脚不牢未爲坦道睠茲浦
口實係要塗尙賒甃砌之功難免顛隕之患欲向
這裏做些方便須是馱家發大慈悲捐廩傾囊眼
界中裝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
指日而成長劫不壞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
去暮來不到撞頭搥腦

重修甘泉井

定裏有聞古禪之迹尚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
甘一勺匪多萬家俱汲豈以冽寒之食忽貽敝陋
之差衆力所趨甃工肅戒旣平無咎勿幕大成
膏闕蘄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爲政者所
以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
不敢不勉答

如無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爲思盡此
心庶幾昭荅

以爲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靳自十三日大雨之後
膏潤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
謁祠下執事宿戒陰雲忽聞象緯清明原隰酣麗
曝曬藁穗槩平釜鍾困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
赴急者神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
道所尚先禱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祈雪文

淳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爲患
今冬溫暖已甚楮有不穿之裘儼臘將至而近郊
未見白焉民又以疫癘告矣揆血氣之和以求時
令之正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翁合凍凝飄舞積
聚在瞬息之間爾敢再拜以靳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粲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屢瞻漸
重雲之晡起霰已下兮還止陰已交而似霽越庚

寅之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峩峩兮特映遠蒼茫
兮平施抽寒日之關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
相語何盼蠻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
值惟應節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
寫以詞而來既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
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萬一不至於不勝其
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被使兵食寄地丹陽惟神默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
秧十尚三四頽然塊中插者行死湫潭十餘駢迎
疊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
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
非王孰有田一以盈苗蔚以青河滿奮痕船高漿
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將誰依鑒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迺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
耘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擔牲挈壺
敬謝明德伊苗有稗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遲之迺初七
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霧氣翳鬱旣
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霈爲巨澤積爲
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
合境士民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
之所專保祐此方永永依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
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
怠龍其鑒之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某惶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閣下某往歲集英之對
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
某繇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啓陳謝而不敢敘道其
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
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
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縉紳羣士

九八文集 卷二十七
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爲
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
而自取於僭冒棄絕之罪蓋相公之經緯密勿在
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
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爲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
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之言語能私致其輕
重而某所以輒疎遠自外於門下者直欲自明其
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吐露情欵於相
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以疎遠自外

爲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甚矣欲強
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其志而
才能不踰於中人顧嘗坦然而內恐望古人而不
可復反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達海內
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公
之重例令審察而使若某者遽在陞擢之數相公
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
其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悚仄不能出聲氣蓋
前日之忝竊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

勤幕職嘗試吏事而遂躡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
喪失名義而他日之法令事功疎拙曠廢將有面
墻之羞以辜朝廷器使之意而况今之武昌以格
待次有問學讀書之閑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
驟以未習之學施之於用則必有迂濶不通之譏
二者揆之於私無一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
也某又復思念史公採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
已不必以爲真可舉主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
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必以爲真可察而某幕

僚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爲學之暇可以自守其義
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不必責其當至也
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冒不可辭而猶辭
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冒則以相公
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宜不憚於
敷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又以其
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浸涼伏乞爲
國自重

某歐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濶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招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言之所未暇官者咸得極陳於前無

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觀盛德位尊責厚愛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略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

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
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等未立及
鄧禹納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侔西京
其後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
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爲無復爭矣然孔明一
起則河東合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
東向以爭天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
士居於可以有爲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
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

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
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爲
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
獲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
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實難自唐
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
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
果真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幣
賜金自誦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宗遂專以偃兵

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爲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爲正論犯樂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爲仁義之勲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衄天子爲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耻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

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胡棄鞅羯踰易水長驅勾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郭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况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

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大雅之廢嘻
笑諧諛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
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
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強鼓思退
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簡策之諛
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
雖然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
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穰苴
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

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
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
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籍
圭璧者必以綈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
銜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
獨邈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
遠者某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
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
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以從時

舉縫紱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
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
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
且上有復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
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
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
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
水旱地爲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蝨賊之不除螟螣
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

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
於今世乎方明主虚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
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
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闢
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
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
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
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
地以命羊陸之帥厚集荆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

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略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

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忠近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

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民爲主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小大故所成就有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

八八文集 卷三十一
崇飾詐巧造作成敗緩則專利於已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無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社稷者尚安能之今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興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不變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所謂

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干君之所忌嬰禍之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興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流蓋患是也夫繇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大議論之閎遠脫身毫末中間閱

草棘來見天子爲諫官時值朝廷有大廢置立殿
陛上語移數刻奄人侍宦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
之氣蓋天下及其屏居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
之論然發言措辭慷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
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
人以爲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
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爲世嗤誓將去甌閩之
上鑿井築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事無所復置
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

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
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言崑崗之炎砥硤皆
燼則所謂良玉者可不深藏而自愛乎昨舟行過
秀州詹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旣去始
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
自重

與黃巖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
忽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

水心文集 卷二十一
相尊履萬福候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
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
覓福侔某有此說渠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
創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
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
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
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頽墮於聲利而已矣
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
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

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
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
將如之何牒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卽報矣或
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習尚書甚好取人
差寬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於前時所
謂父之無間然者外間之說是誠如此然二兄未
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生當
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况但業如此無可論
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

李於妻家一霄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燹略盡尤可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灾變頗復擾冗未能別有所言頃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會萬象先矣恐未易集奈何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與呂丈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婺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便弗獲嗣遣實勞詹問仲夏屆時伏惟讎校雍容神相萬福某授徒僧舍凡百麤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然亦務索居也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

以乍出坑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接報報益用力其間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平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顒俟同志林百順依君舉兄爲學志况頗堅平時願叩門墻而不可得想今已獲趨拜當蒙與進也未繇親承臨風耿耿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

惟起居住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遇於黃巖說足下
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
無及徒益悵恨昨日里人來知尚因循未果行始
在韓丈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
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
奈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蒼
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恠恠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
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忠學內
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

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
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爲足下言不
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
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鋒鏑
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
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求美便斤棄酸
醜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
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將遂舍
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浙

卽不幸一日有饑寒勞苦之間風雨霧露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奈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攫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

用叅同契九龠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答少詹書

其雖薄多難。自少麤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

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爲之必不成。行之

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
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相
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口
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宰也。則憂患急難豈有
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旣未能從人而舍已。又疑人
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已。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
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
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
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逋負人然就
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貺錢二十千謹用回
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聞皆爲之傳說蓋
自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
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
則又盡棄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
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楷可法而淵明蘇州縱極
力倣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

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今子至以
平日研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
今至難之事若繇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
家真爲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趙蹈中筆力浩大能
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
機自動天籟自鳴不待琯珥證此地位則其不然
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力有今日第其間尚有
短乏未堅等滓垢未明淨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
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逮琯刻把
持者矣竊須審詳當使內外兩進未可內外兩忘
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四爾蘇
州局面多却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
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
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
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
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

垂論道學名實真偽之說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
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
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
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
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
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
正後之名實僞真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
也許將見臨尚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饑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
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
之餘嗜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
後進勉強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
之患而士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
夷雅俗隳壞遺風不接繇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
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
志行端一才能敏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

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
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沉淪旣得外遷
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
况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
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
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
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
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
愛不相爲私疎以公相信遠以義相昭昔班固奏

記東平王蒼薦者大人國爲得才不專幕府而蒼
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而
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叨竊祿食常
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裨補萬一不勝慚愧
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採擇
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
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
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
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吳璵項

安世劉燾舒璘林鼐袁審廖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
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
益而退爲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宓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淳
樸及與之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
閣試肆通爲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
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爲近世

科目淹久無如宓者而宓廉靖自樂不競不逐年
踰五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廬甘於退老迹其清裁
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宓
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冲尚臣干犯天
威不勝震懼伏候勅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廉靖
處士

啓

賀葉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獨當眷貴之

厚臣工是式庶幾觀聽之新伏惟慶尉國家若稽
治本灼見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關用舍之際三
傑未臣於高帝秦項方爭十夫旣翼於成王商奄
斯剪雖異世每煩於興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
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
強霸之勲蓋上之相信無柰鑿之乖故已得專行
有符節之合事罔間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
之謀維時真人勃興昌運亟更元宰卑房杜而不
庸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

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煩亂之中有如踴躍功
名之會動中事幾體坤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
適樊子男之服入均卿士之尊漕輸丘淮屏翰吳
楚擢叅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掌貳之隆政府歷
東西之峻未能獨任容有累於設施命以仔肩固
顯示於德行方今內康四海外惣六師劉宴得君
財苟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欽聞卓
異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某衰舛自屏欣幸茲深外
合縉紳之公言內慰鈞陶之私願不腆緘謄之敬

莫伸庭著之儀悒喜兼懷敷陳奚既
與之賀龔叅政

伏審獨申上旨叅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
用尋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歡尉切觀賢俊
之所立無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
則有致身於上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
庶幾得君俾民與被其澤自期甚厚成效罕聞時
益變遷既乖所學之素事乃叢委或違應務之周
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黽勉積

祿沉酣奉身功名之垂逝云邈矣社稷之固將何
諛焉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剝者陽必復天地
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
官德博而道大體備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
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勤銜勒之勞屹然公
輔之資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楚聲冠中都民具
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別忠邪多
舉訓詞旁招俊乂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
之餘必將用夏變夷復版籍於祖宗之故竚超鼎

水心文集 卷二十七
三十四
鉉大布甄衡某頃叅御史之僚老領偏郡之乏茫
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尚冀黎民之保
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方亨水行未殄伏乞爲
時自壽少尉羣情

謝宰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爲異等下有慚
於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
命鄉而論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
車服肆頒國家始賴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

斯可以爲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
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
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
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問防隄最密謂非不
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
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
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嘆驚
鄉黨夸耀習慣旣久見聞謂何況如某者少經歷
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悔尤未盡祿仕爲難是以

九心文集 卷二十一
三五
私自退藏甘心農役之賤復無田里可供公上之
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却顧不謂錫以過分
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爲一身之厚
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繇此蓋伏遇某官蹈履中庸
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康寧之基忠厚成風力
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減造在廷以爲篤意於舉
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
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
流豈伊勲庸可踐軌躅尚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

萬分

代書上趙運使

文字爲官已逾望始邦邑至重互忝命書稽叅功
緒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家計使式厚民生伏念
某自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屋之空文
誤薦虛名覽周秦之藏史未嘗試吏自請便親假
榮渥之若斯蓋超踰而已甚然而州處甸官之外
地當甌粵之窮取金於山嗟鑛鑠之旣隱食鹽於
海嘆滋味之不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

某官身爲權量道筦盈虛益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眷六飛行幸之所而供億兆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而食常寡是用廢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懦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刺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之有

又字上芮提刑

外君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繫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

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秘之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保俱爲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

向常持中興以與民豈惟伏念於囚辜蓋嘗教誨
其官屬有所庸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靖
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涓良日祇合左符受要會於司存上起居於大
府顧憂忝冒有愧趨承伏念某學朴而無竒行訐
而遺俗圖書之館猶或採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
利其所據乃眷古括爲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漬已
久山川風雲夷險不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淳而

寡訟哀此淳獨稍寬嘶轡庶幾從容有補萬一此
蓋伏遇某官逢世以泰保能以謙先王勤勞固已
載之彝鼎後嗣賢業茲益大其烝嘗爲帝信臣鎮
國東屏奎文寶訓侍天日之粹容錫盾瑀戈增郊
畿之重勢豈惟寵極而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
成矧是屬城有不成德蓋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
室之卿所見者遠教其不逮恃以自安區區之心
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頒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
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
勝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
事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
間久焉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
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
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茲此蓋伏遇某官
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
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
維民動息待命方冕旒之興嘆輒殿省之所親吏
多侵寃人則奚罪仰遵寬大麤免滋章操造父之
銜轡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賤不獲辭惟日之
良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遲鈍之
資筮仕之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
朝廷行誤擇以及茲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

稱陋邦金鐵所藏有山脉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
海潮枯竭之餘分財於鄰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
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蓋伏遇某官誠明粹和
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
遂自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
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振
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濶略簡書
非務出其不測况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簽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
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
符董熊士虎臣之用智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
詭以勲庸亦或邀功而生事繫上拔舉係時翕張
博觀前世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
俊使知秉義而養威擢於屢試之餘欲其更變而
明審望實旣著姦宄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謀允文
而奮於武兼茲二任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

寄安危之大其官易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寬廉
赤璧黃琮上禋穹昊豫章文梓表立明堂庭爭犯
顏凜純忠之外著燕居若祛蕤沈勇之內昭赤心
佐王華髮在服甄才冢宰九等定人物之評勸學
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下士論已傾謂當
彙進之時匪特逋遷之舊宜更新於百度以震懾
於四夷其比接周行嘗陪末議忽聞超序倍切忻
愉蓋神兵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式欽竒略
自尉頽齡

與交代啓

講學丘園居昧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敦展事之
先在疲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其官
器質方雅才識敏明恢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
譽宜膺專任快剖決以無留尚俾屬人豈徊翔而
有命旣屢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初發迹自茲亨
途何遠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沾策名叨被近除
非官序之當得俯將就職量分義以自慙智者之
後利而因循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告

願勿棄於疎庸方戒寒凝倍綏德履

代人上書

附

某投迹山林居閑歲久今者祠祿滿罷又當造朝方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易觀聽庶幾成效少補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銳喜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已自疑輒布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閩輿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墻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營

則內外俱喪其或經畫稍定防變既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讎虜詩曰自室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大其說以爲竒於凡近者則亦苛碎其辭以爲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墻頽圯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爭爲恢復

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壠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指武關擣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間刺招熟戶納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索惟恐不精若此者其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豫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論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

利鑄山煮海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畫遍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其以爲若此者皆闔奧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其大槩惟在弔民區區之談謗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墻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墻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爲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

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
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遺廬楊
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間貴人子
弟因緣請託遂爲饋遺脯醢之地不惟措置未盡
其術而邊政日以隳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墻
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
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
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屢
議勸耕固嘗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
任朴厚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
壤盡闢則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
窖穀倉廩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
之憂前人施設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間遣命使或
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犁伐
之地草萊隨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
言求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
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
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爲常

人之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爲修畫參考古今選擇能成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貴令脉理貫通士馬防戍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初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客寄其地勢力孤弱心志睽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滿十年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麤有成規隱然垣墻外禦牢密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此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令見功成筭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漫而無統也某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役慮矣雖然天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毋以督過幸甚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為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
不為天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
疑而安詰一人為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
存豈善人之佷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
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
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

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衮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亾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冲不違其心不裸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祭呂太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則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白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

九心文集卷二十八
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顛錯昏
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
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遍扣旣徹牖以並納亦
隨方而獨誘繇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爲英爲哲
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茗秀流蘋藻
以芼擷潔黍稷而饋餽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
而已至於不以記爲博不以文爲富器不止於一
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
暢羣儒之異旨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
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干載之有待又一朝而
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
忍徒薦哀於此耐

祭石似之文

初美俗之願成扶衆俊以濟艱及流風之欲泯忌
獨潔之勝頑豈有羨而後修將莫侵而自閑公孤
翔於南泉佩彤昭而力彎途遙遙而靡止駕冉冉
而難攀彼爲山而造天必峭險而孱顏試鉏耨於
荒疇固一穀而羣菅俄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間

水心文集 卷二十八
關晚回寤而下招稍色愉而體嫺已從茲其遂通
謬非中之所安傲大暑以奚爲駭忽寐之弗還遺
幼兒與弱女眇土薄以貲殫嗟死生之何常偶形
質之居間痛滅木之滔滔收覆水於驚瀾思共評
而莫獲空掩淚以長嘆

祭高知錄文

宣仁諸孫貌寬氣平笑談豐腴觴竿流行宿於吏
術剖難釋微其長賴材僚也不疑中以病廢飲食
自若神明折衝胥史驚愕人之利達惟力是求有
所不能詬天歸尤其在君公謂分宜得胡亦莫遂
命實余厄城東道宮欹棟毀垣紛乎哭者寓此一
棺我壻門下奔走睽阻今焉長辭來對清醑

祭趙知宗文

惟公廉問岷梁政兼忠惠稱一時奉使之賢糾察
邦族事遵法教爲近世司宗之首至於思慮款實
皆有益之言服用麤樸無私積之富顧瞻遺老存
者幾人尚其耆耆永以引翼遽聞殞背徒切摧傷
熒然一卮於此永訣

祭韓子師尚書文

嗚呼澗底之松山上之苗崇高易憑昔者實謠其
後不然沉下則通生而尊豪以脆受攻所可寃者
天與魁傑旣墮鼎鍾人共埋沒嗟公之生超絕儔
倫博極古今殫洽見聞識必詣遠敏常造神磊磊
落落異寶珠珍浩浩滴滴霏雨濃雲威望之所銷
壓氣焰之所炙斫繩尺之所裁量機智之所糾紛
可以御狡謀蹴橫奔定猝變收奇勲然而不使之
鬱屈閭閻束縛賤貧渴硯枯筆塲屋酸辛角寒士

之一能取科舉之銖分而使之傳簪襲組峻墉宏
閉身隔影響勢連霄漢每纍然以折節俄聳焉而
擢幹士畏而遠物疑

雖事少而功倍終薄譽

而厚訕

尚書學士朝廷之儀

時靡難矣亦弗我施憤發桂冠龠米自炊猶或未
免口語紛睽扁舟出沒震澤渺彌天莫勝人今曷
其追哀彼蒸民不自正中美少量多是非所蒙我
墮荊州葦荻千叢寓觴告别與江俱東

祭潘叔度文

鳴呼叔度學不苟爲足也故雖旣聞理要而猶前
師後友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爲進也
故雖已得名第而常避名匿跡援親辭病終其身
而不試側躬容膝於棖題廣屋之下垢衣惡食於
文繡膏粱之地其仰如疑其俯如愧疾痛滿心藥
石起志惴惴慄慄以歿其世嗚呼悲夫豈非小罪
大懼而知爲善之難粹白累緇而畏失身之易不
私其樂而私其憂願近於仁而遠於利者乎若夫
父母兄弟安其義而不以爲勞朋友國人化其節
而不以爲異一純無疵羣賤猶貴蓋粲乎其可考
非率爾之所議也余視執事匪合而離書禮罕通
嗜好多違至其知君自謂庶幾念考槃之不見陳
洞酌以來思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產地異材鈞京山四
年遠不偕戍挾兩幼女終永獨處居閑歲深得官
日淺分甘共少其樂衍衍內不爲豐外不求多稱
力而食靡廛彼禾人所弗堪已則自保巧拙之間

九心文集 卷二十八
豈有天道我生多艱蓬首木質夫人愛之始自鋤
被漂流不已齒髮旣衰如雲出山未雨莫回每得
安來忽以凶報預知將終曾不我告所不老壽噫
我之禍亦有短懷自今無愬彼一卮酒地遠味酸
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出深自爲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
來者誰莫采莫掇挹嗅過之摧落歲月君力於善
不求事功挫絕枝榮本樂是宗使其師友上下而
世庶乎成材性命之際今也七十靡有驕媮亦足
以歸無怍斯丘斬春山城中洲水宅槁梧其陰鈞
石不泐昔我謂君歿如委土順而盡矣何較福禍
君曰不然孰示勸懲端潔爾身升濟神明悲君遽
亾無復論辨盍從天來視此薄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
材豈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茫
理昧材雖美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思得奇幹大

長爲偉小短爲悍誰不緣飾誰不奮迅取於疎遠
誰不親近臨歸重華尚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
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馬以驥遵彼大路乃不
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四鄰乃爲選人鬚
鬢雪白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忿飲酒非狂
非如題鳩使草不芳非天非人使公蹇蹇曰惟公
命則又鄙淺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援
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置
之何爲戀家爲樂但念公亾山川寂寞且弔公墓
且哭公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祭魏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易而樂之難誠聞誠知其
又奚間蓋君實行而無危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
而不愠業於教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廢方級獨
養之和而設米炭每盎盎其內足不矯矯以外贊
忘英華之可眩澤枯槁以自粲不違物不傲世順
天命遠人患可謂能新方寸之疆理闢重昏之爽
旦者也君之友朋無不得仕使君布褐誰毒處此

松樛栢偃聽彼文梓惟有後彫又先以死今我之
歸獨行依依望君之像身聳貌夷尚疑生前欲接
而非陳觴問故涕淚交揮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
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旣淑友官旣
廉清進趨之行旣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程百里誰
促其步五十而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
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隕西傾四山合頽棺槨復

縈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
於善蓋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詎
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
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
陳詞以告

祭翁常之文

嗚呼市隱於太玉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
而累余窘獨立而縱放竦雲佩而霞服超龍馭而
鸞鞅詩抽情而麗密賦寫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

九心文集 卷二十八
雋甚百勝而霸王每孤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喪
飯高鳳漂餘之麥羨姜詩自躍之魚蔭陶令宅邊
之柳畦公儀園外之蔬猶莫色之憔悴不帶索以
娛老志欲行而氣留形僅完而神槁悲人生之愚
賢等飄飄於埃塵若少陵者知言謂非僊而危身
未疾已盡綺文固在注茲一蠡挹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簪笏之
腴而自陶冶不以師教有如公者靡驕曩貴靡羞

後貧銖廉忝約以標厥身官奚弗照知亦非少薦
聞實多不用竟老眇然零陵併重奪之理不可推
通人所疑我慚素賤迺辱公女手擇寒蔬相與敬
處公歸自洪我屏西山瘦馬獨來共談草間我疾
異甚遲旦暮死公今忽先視我餘幾以義當哀以
情當悲昏塞我衷不知施爲又失我思無復昔語
強寄茲觴公酌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

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攸載書
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
後無前啓螫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
探海取鼇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
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
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
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
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
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
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
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
痛子憔悴鑄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
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
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奮繇龍潛翊之天飛勞畫倍兼孝
宗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亦同好德公老臥家
孝宗禪禹辭於羣臣獨詔公處公之將薨孝宗始

疾及其計聞震悼以亟嗟夫天生我公實昇孝宗君臣之間自初及終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慮從恩隆情厚官爲太師九十之齒中興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祐旣祔四海惘瘳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歿無虧民思孝宗則偕公悲昔公刻士十有五輩或至否吝均受其賚我不知公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爲可生不能謝死也宜哀敬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滋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麤固已實考王伯之汗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轡策於駑癘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環中鳴于海陬敗屨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墻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繇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雝雝機慮內沉笑語外融

曾未施其一二而謗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
之流振袖葑村之峰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
哉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
間之掩昭以聾惟其不磨桓厚干穹自我獲見四
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
始而生終異疾侵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
空公旣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
成池有痛填胸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剗
心爲謀殞身爲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
有命南竄虛罪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牢
犴請誅請族以一咻萬自茲十年旅食儻宥以醫
自混以藥自鬻穉兒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攘
臂瞑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兇投之湓城俾塞賊衝
毀樓學舫燒土補墉募兵滿階教劔交胷秣陵之
畫衆固不右遂徙豫章聞聽日謬沸羹再興羅織
重就朝傳罷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前功廟

水心文集 卷二十八
十三
佑之思陳其往寃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非
室人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冲氣順詞
正如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
公亾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鑒者神惟知者天物
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一觴
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贅外羸中得角喪圭昔
在孔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
獨源衆流不尼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
濟有以致用無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命
之眇猶隔抄忽如果旣熟可薦而食其或不食遺
後以德誰挽而後孰推而前電逝矢激驚波駭川
余痼且老視蔭永息期君雁蕩竝坐巖石一游甚
難悲夫驟亾病覆丘陵氣血靡亢天欲行道世欲
樹教胡不保定俾試厥效萬古茫茫去來堂堂盈
庭之哀痛捨我觴

祭丘樞使文

特起爲豪間出爲賢必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
中京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瓌磊獨步
漢關手提泰華橫絕兩間胄學春晴容臺夜雨通
廬併榻連月縱語挺空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
貫聯古今更二十年舊人日少金聲中朝至振江
表誰執牛耳晉禮主盟奉先割腥滿堂爲傾蚤歷
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講
學祖性宗命克已復禮終始篤敬功名之枝累棊
奚足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本源我則素知授
之塵尾張呂同歸我生款啓以拙自擯繇公有聞
又頑不近公言世事譬若盈尺彼分毫者精微之
極余取其麤拉朽夷難懼子未精散落無還懷公
此評不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遠公薨五秋我
病四春雖有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礎
長松妍華下蔭海浦一銖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
念弗我有庾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辦一家材明勇決不

止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
艱而歲棘常旦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
衣之敝而笥之新動息三至如鶴警分寸自達
如葦涉津竟復奚爲丘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
而高騫旣罔滯於性靈撫機關而遠離亦靡吝於
情真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憶昔余
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
枯槎之介雪噤野雁而吞聲大塊漫漫誰濁誰清
昭此無昧浩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學忘家經營博浹三塲甚工一第可
躡用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已曷尤奚其
兩圖併習孫武雖得俊科已失故步箭插于腰馬
行翩翩按劔抵掌勢則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
招子而來留子不返噫母啼矣淚盡目乾噫友悲
矣氣折鼻酸詩應絕吟易應罷訓萬感都消百殞
誰慍扶柩復宇上恩如春魂將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實侍郎文

昔我官吳事公爲屬且慙且拙無一可矚手一卷
書隨吏後先公顧而笑如是積年別公東西若常
在側問訊寒暑莫敢有失問胡闊焉子困妻屯公
乃長謝報行始聞偉公自置介介特特雖爲侍從
屢去王國未嘗屈已未嘗徇人未嘗計惜私售其
身我因乏使時踵公後情嚴律寬可效可守歸從
泉山棄祠而上予兩起公公不一起望公深者終
遂高蹈待公淺者公易輕矯出處大矣古今所難
孰如公完旣老愈安菱角之塘采菱若雲激其歌
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剝形而蛻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
曙朝惛惛而竟夕事固雜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
信孰禦而橫陳疑避礙而芴出棄昔能之故智就
今巧之新術忽超前而卻拒幾左舉而右繫山未
高而亟進井旣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拔類
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卹寧小俛以
爲吳不苦勁而成激冀家化而戶曉乃羣譏而衆

九心文集 卷二十一
嫉希意合而何有曾不暖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
迄考集英之秩身常卑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
雖取夫譖人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捨我
曷月曷日夢輒墮前悲子之屈書復屢訊勉子以
德被外物之爲重喪吾寶於聚礫何飄風而得久
漫黃潦之驟溢孰後獲而奪志勿先辭而示迹謂
坎壈以長在奚死亾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淚洸
瀾而橫集疇昔之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
重泉而永畢展也茲觴子尚未覲

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婿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
公少時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
積疑成林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
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進諫何晚退奚闊焉何復
外徙東南其邊公存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
引大體旣病旣衰猶爲時咨得士三十可培國基
今始五六嘻其難遇所識未博乏賢是懼人生幾
何誰能無喻思公壯意令我涕流憂人雖急憂已

尤重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
若許我老懷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醜彼酒
有切彼馘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
年

祭俞侍郎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寥寥萬類千倫後使徐
州我獨神遇衆賓藉藉却坐屏語人情實難對面
山川寒暖燥濕隨時屢遷浪波雖流金石常在我
恩則然公亦深體公侍明主善良有依黜薄崇厚
銷紛釋疑色別朱紫聲辨聰聵坦然平懷可以用
大淳熙朝士存者幾餘況我老病竄身海隅儕其
作雲臨安之上密而不雨跡泯無向孰謂未泯公
之至誠尚知我哀酒淚同傾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子學慎水之坻愛子德容質淳無虧晚哦子
詩鍾山之璧喜子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間散合
靡常寒溫每通細密其行籍田以來倩附尤謹我
已昧昧子何懇懇自去師友義定不愆緩當不後

急當不先鼓之答桴我則多愧驂之從輿子信勿
背屬有越客袖傳子書問無恙耶乃與計俱立朝
幾何論事未也徒成古今莫奏頌雅崇高轉瞬忽
墮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衰瀝酒于江巨壑擺撼
執淚滿把白日黥闇

祭虞夫人文

責子以貴力欲必窮憐子以貧請期必從屬憂夫
人獨寒遠客豈不榮養質子來索示疾求金死猶
待衾孰如從兄存沒遂心匍匐空悲寂寥罔悔壞
此從容成彼狼狽噫象及段古有至難薄夫與吡
君子所歎誰能同生不同緩急以貨易德何啻瓦
石異景迫人老驚見之遙持一尊式昭母慈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皆聚孔
鸞高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
獨負竒意方諸擎空明水自至尚滯遠邑稀逢殊
知誓將退休割棄毫釐回風雲旗豹舄翠被懷文
抱質調笑纒纒臨絕之限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

我心文集 卷二十八
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壽友朋共傳可以永久
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母擾我思

祭戴詹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教我莫如公先爰
自生髮逮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間焉公晚逢時
儒道始尊迺尹震宮位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
源麒麟獨游鳳凰孤騫君父恩深百請難絕疏廣
雖去終在魏闕貢禹雖留卒以死別都人熟見感
事悲切我病臥久遲公遠歸曷不迎門曷不倒衣

曷不大斗以酌壽祺縞巾素衫相對曷爲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枝逐條各自秋春于
時侍郎卓爾靈根有光厥師兼萃衆門凡眼未刮
視如等倫我獨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
貧信立於朝勤成於民不止俎豆從容簪紳可用
軍旅有嚴有仁何必裕蠱愈削愈腴可用解悖能
彌能綸我老且病戀影惜身坐觀侍郎拯溺扶屯
忽捨我去姑熟之垠兩梁摧峯大江揚塵駿嘯羆

號送子於墳悲夫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魯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尚少懸悟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龐艾端特公亦挺然捐身殉國夫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蓬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飲厥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穉余從公狂氣未斂耄至而衰百罹易感繩牀竝坐諦視慘慘已矣奈何飲也靡憾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余猶病其不延子訃已隔年余尚意其或存獨釣孤耘蛋浦蠻村汲墳魯璧暗埋冥淪蓬蒿當徑兮蒹葭門面肉擁腫兮眼眵昏書成家而不食緝野蠶以自溫嗟子去今何之兮電先置雲後軒聽我苦詞有來熒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廬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穠行方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羨

長裾上承親歡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
十五五煦煦濡濡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
豈非樂欣自子失音我久歎吁不聞着牀擱焉永
徂一念起滅孰知有無同處殼中孰分哲愚存豈
其實亾豈其虛酌此涓滴百川撓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孰惠子不可及之能旣以文稱視古鮮
輩在今絕朋嗚呼叔範孰厄子不可堪之窮遂與
身終一犁盡田百瓦傾官遙遙仙壇悠悠潦波何
樂而留之死靡他彼哀子者恩重輩侯殮藏皆新
返柩若流嗟人異生豈不同泯惟有斯文不隨以
盡

祭陳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曷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
或舉之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棲遲嘯歌
水送山迎自斷荒陂窈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
名一飯不孤四坐常盈筆硯欲絕窓編永寧耆舊
昔聞汝穎今評攄吐宿慮鐫磨晚生投榻已瞑百

九心文集 卷二十八
詢靡醒慨此多友聚爲時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
惟公恢特文武綸經國有大命率先啓行夜下巴
峽風回洞庭匪勇爲尚繇其血誠天之牖民心膂
股肱誰甘節屋捨車弗乘銷沉至死有困無亨竭
盡寒卮以哀冥冥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惕者獨君弟兄人
之所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
內涵至剛學婉而茂行冲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
止始約終窮要信於已如水滌源細而常流行潦
雖大豈爲海謀如山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
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
芑芑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
我一樽二簋春筍秋花爛熳牕几屢尅後會不果
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尚可把薦
君之清移植壟下

祭王木叔祕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孰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

九心文集 卷二十八
三四
著蔡也孰鑿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苾琰
而力持諒所以端其友也矢激烈而正詞亭山維
高岷江維平舒以春溫歛以清秋屹其少時已自
前輩不汲以進不撓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垂
拱之待無幾日爾鹽梅腥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
哲士肯顧公昔浮舟駕言東流排我籬戶笑談忘
憂舟藏人往往載遺像後生觀之猶得髣髴

祭蔡行之尚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尚總角捨龐趨醇機杼自

生筆墨爲春太學南宮徧魁等倫答策忠憤直詞
大振名傳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
節忘卑樂志忘貧疏食朗誦八音迺陳歲莫日斜
幾就隱淪曾不介意形于歎輦孔子所賢匪直也
人平居寡言莫能疎親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
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
不與隣衆方愕盼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
旣進趙璧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熏世故遷
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濡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

驟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羣。海覆河翻，永矢斯樽。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顯行，衆哲繁興。失其所弘，寂寥罕成。孰挈乎道而昧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羣疑，百世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致在菽。未聞先悟，未睹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蘇醒。危豈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鎡稱銖如。車旣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寧從降老辱於城，與忍同賈生賦。彼坐隅山林，臯壤我久退聽。子胡爲然，有視無瞑。寒泉沉沉，露菊采采。蚺壘覆翻，天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嗚呼蚤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溫厚，性良行淳。迨佐渚宮，公陟陳長。矜憐旅窮，勸請勿往。公聞國論，余困讒言。顯辨陰扶，厥功倍焉。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歲節勞苦，書盈奩箱。海柑帶露，日柿凝霜。宜其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祥干

古同逝公尚永已余存幾時皎如茲觴從公以歸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官拂榻延筯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
尊亦疑匿使南去旣歷三紀蒼涼成翁百聞滿臆
千慮填胸乃能與我深鬪淺攻學之難知非適今
日自有經籍明吁衆咈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
鑿者爛如晨星有鬱彼蒙渙兮春冰悲子一昏不
復再明八年豈多喪我四友子宗三失海縮嶽朽
凜凜茲酹地將不受

祭宋廢父文

淳熙初載實偕我遊我言甚切世謾不訓子惠聞
之如水東流惟其所欲書外無求食或腐鮭衣或
穿裘山或櫟載溪或桴浮若耶之曲雲門之陬抱
篋獨往竟歲長留三墳啓伏百世承周雷霆曠塞
日月昏幽子不人語人不子謀自悟自樂孰知其
憂嗚呼天欲死我盡喪厥儔無復傳聲無復置郵
無復影響千里相收寂寂永夜茫茫古丘不如我
先放子白頭

祭薛端明文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勞思乎穀中繇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俱崇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物徐傳善論而不以學爲功蚤名重於淳熙翕多士其並宗謹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啓蒙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噫道術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弗同其奚害公胡恃以自容偉鳳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霍霍以先逝遂悽悽而奄終嗚呼方諫垣之始合今謂禮樂之皆可舉何師干之晚試兮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志屈神尚完而形沮每相從於一丘付萬事於無語耆老都盡寂寥誰主我但孤存有隕如雨

代祭梁夫人文

允矣夫人爲世婦則環佩有憲笄珈是飾閨闈之祕實難其德乃當天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奎斗爲文右我明言師長縉紳乾道之末整齊百度洽彼北戎華夏安堵下多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旣啓

衣而養言念鄉井安輿南往謂當益歡何意泉
壤嗚呼哀哉生人啓啓昔公種播望公亟還收穡
以哺夫人逝矣公肯曷顧而況不肖義均骨肉閩
吳相望莫能徃復遙持一觴有淚如覆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歆爲平黼展一去岷峨幾程天蘊良
謨發於妙齡逮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
已行方畧部分如將使兵百家麤殘全取粹精一
代文獻得其紀承予日深佇鼎餼再羨刳割旣壞
撥扶將興奈何一朝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
消不可祿榮蘋葦搖曳猿鶴逢迎或泣不歌或飲
不醒展轉其間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特
於東南片善寸能頰舌匪譽肺腸與并哀今無有
士失倚憑老我何用叩育血零空留故書熠熠滿
騰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遠遡湧溢公庭神尚
挹彼毋我或醒

祭劉酌甫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脛良矣而不馳阨於樵

漁菴瘦鹽肥厥田一夫境墾半之稅役有繇令怒
不移邑庭百弓莽焉空基命爲木客隨彼匠師出
沒濤溼吐吞渴饑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
美嶺合垂水錯如畫我哦我嘻曷不自放誰所繫
維尚有鬼神攜以同歸

祭劉太學文

公副雜端奏効豈多從余楚宮樽酒笑歌其爲二
史述作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臥
不聞竟復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數惜
哉匆匆徇彼長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旣老而休
樂以永年公初秉德維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順
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不相弔簡溪亾矣人生
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爲公哀

祭林大卿淑人文

蚤與大農久叅內署遂親闔奧且接話語辱以賢
孫嬪於賤息恤嫻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豐况值
年齡之永丹砂累驗宜招氣脉之回慶甚生榮悲
成死隔醑觴有益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已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
林累百爲儒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母因子亾姑以
父喪婉也二孫孰扼彼吭理有逆施事有闕虧惟
其不瑕足以永歸

祭內子令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得之實多外直內
正無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使願旣然使有
中壽侃侃雖離家道可久自子之逝宣姜別隨宓
滯下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僂然枯峙斯命也歟
抑天所棄開元之陽繚其玄壙童兮若孩遲我同
往

代子祭令人文

某僅脫童非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
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
形無聲我舟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
昭告哀哉痛哉

祭子三郎文

水心文集 卷二十八
噫嘻汝其幼我耶汝幼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
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恠病
如追寇讐我但逃癡莫敢挽奪方葬汝毋俄喪汝
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誤
事雖麤脆
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
我身無堅變化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併罹我汝絕
同振手於茲哀哉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
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
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
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
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
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

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蓋縣之難
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
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
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
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
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
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辨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二場之

巧以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
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
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
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
回受役手板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
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辨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
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
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
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

九心文集 卷二十九
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
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
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爲士人
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
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
歲又以太史儋卽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
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
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
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
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
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
士之學萬世共繇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
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
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

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共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繇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宮其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

問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尙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已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

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卽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盾森起殺戮相繼展轉讎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

九
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
理明心融意浹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
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
爲一言而與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
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
難無一語不逆如疆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
無一苟且以就墮媮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
冊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
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
况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醜毒爲
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齷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案字篇齷古文睿字也繇思得睿
繇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爲作
聖當自蒙蓋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齷則
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
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齷而字彥
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隍豫儲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况於保障行禦之臣乎

其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精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益着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墮虛假然

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
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
一字問父不報始叅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
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
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
子圍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
古文簡質臣名予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
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柳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
則本名不諱况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藁因併錄
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
梅聖俞勤勤憂人以豢河豚致死乃謂籠蛇蝦蟇
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
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媿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况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崑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

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趯然以其文字廢興
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
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
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
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
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
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
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泐縈映
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旣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
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
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插椹自蔽歎曰是可長
處乎盡傾資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碕東山西奧
三村多遺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
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芘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
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効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
昔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

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
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
傳因書畀昂使刻於銘側

趙汝駟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
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
邑龠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

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
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
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
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
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
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
道蔚爲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
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
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為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質畧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為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竒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為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為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

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

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
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
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
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
殆有記云時李翰林獻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
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
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
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
求他藁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脩范武子
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庵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
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
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澗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

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歛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湜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

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尙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
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
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
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恠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
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竒文大篇流傳
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
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尙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

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
厨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疎而說
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粹疑詭問必釐析首
末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
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
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旣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

騁私見爲書隳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聃其最甚者
祥祲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嘆六經
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
莊列之說恠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
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
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
散穀數千遠村窮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恩方少
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
感動立命慮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

之孝旣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凜絜孤立出
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
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
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
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
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卽性情之
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每多得意高
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
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

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憊而已。子陽於是書贅附羣
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叅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
衣我六銖羞問周后數莖命粒魯儒一點芳心啄
殘棲老付誰論謾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
而得與旣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
爲不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佇思久之曰此

說太高所論竟不決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
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農叢圃筮共談隴畝間有士人
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
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舉業
叢中不啻夜光之照敝帚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
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
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克爲

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
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
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
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
拙鬢髮蕭然奔走未已可嘆也昔東方朔上書亦

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
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
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照映而又多設
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
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
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葱秀舊
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

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爲一家之私閭閻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蓋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擒捽爲職不復肯顧教

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溫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醖多閑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

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食軟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竒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

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曰太后誥外庭母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已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

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
通縛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
為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
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
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晦鬱無名以傳騷人
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
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
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
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
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
死無復會期矣讀此藁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生
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誥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
書有韻態尚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
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

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
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恠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
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克溢之久固宜
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
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
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
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
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
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
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
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
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
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
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
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
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

九心文集 卷二十九
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

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斲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

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卽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辯赴之若饑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簞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勤矣守者幸無散亾零落蓋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覩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
京餘澤繇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
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
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
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
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
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
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恠巧不
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

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
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
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
涉旣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
應會緯經勻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未若
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
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母爲易得趨
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
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彞孫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府寄椿庫陳纘已卒曰周幼學丘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異日刻盍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脩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繇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宥者嚴以察已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歛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鴈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叙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濶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

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愧詩卽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

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旁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訛樸士章草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既能以

子弟之道遇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攘卒起爲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蓋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爲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恠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相爲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芘其一方不可得而泯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

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字一偶對
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
上下然其閑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
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
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
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
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竒妙殊衆使憂
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爲沅湘不專以清必達
於海玉爲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
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
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
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
歲八月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
南屏蔽也又推美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
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
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

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
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
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
僱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
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
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
注說文不若是愈以辯孟子不若是忽尤非余寡
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
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

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門至虜蓋有意
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
聞高宗中興慮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旣而韓肖
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
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
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
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傅善於鹽

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僞論議常透
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
相書也良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
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
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掃心圖

以爲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爲有可掃則是掃

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
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
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
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
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叙君能捐所有以

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尙勉之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三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釀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

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疾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旣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

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
余忝爲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
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
得爲者

題瑞安宰董燭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
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
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
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
縣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
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文集 卷二十九

三三



三三三

程子